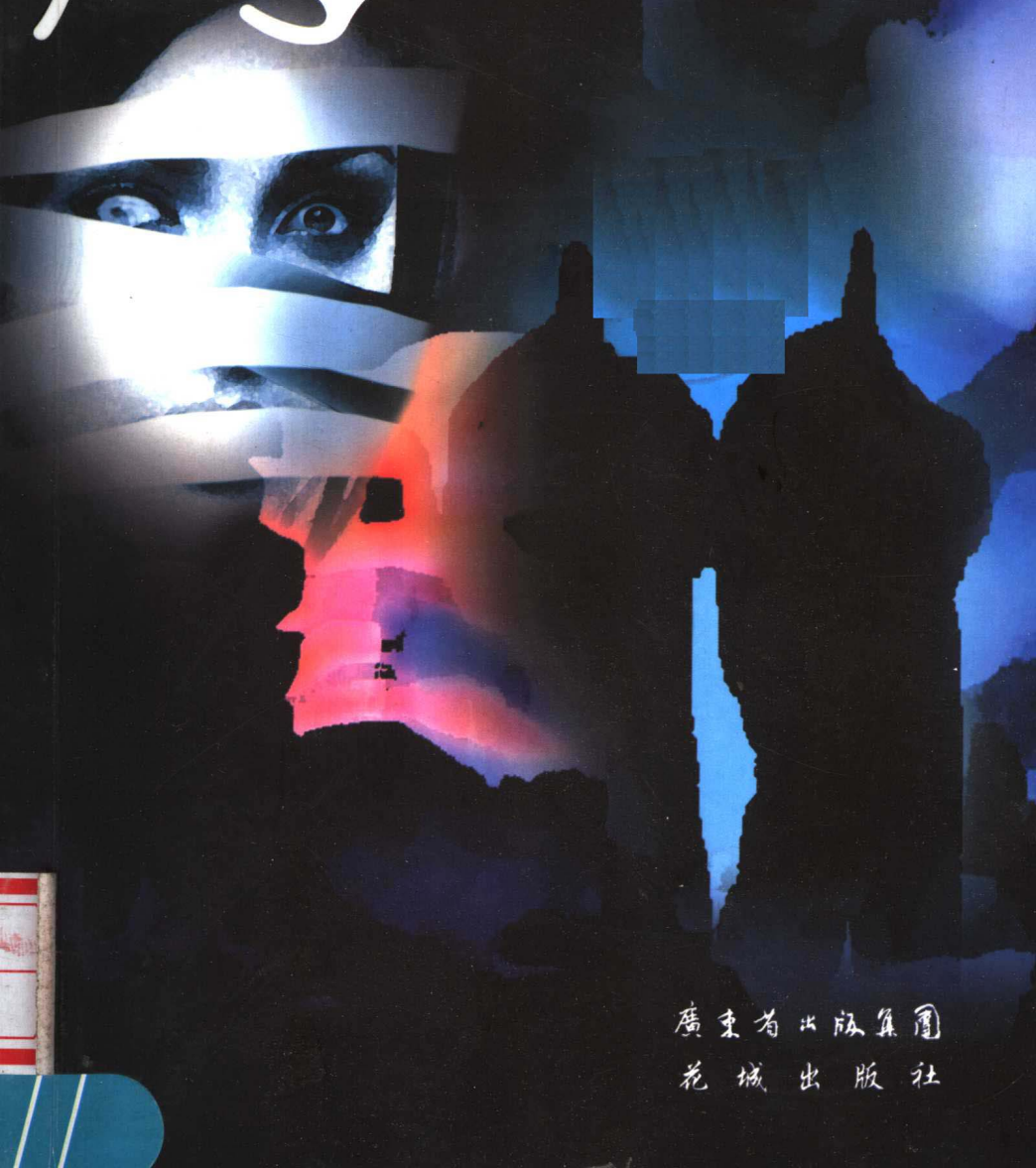


海底的歌声

外国恐怖小说精选集①

潘自强 主编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海

底的歌声

外国恐怖小说精选集①

潘自强 主编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國·廣州

推荐语：

恐怖着，亦快乐着

潘自强

生活中的恐怖将会对人们产生各种伤害。

文学中的恐怖则会为读者提供某种精神的愉悦。

所以多少年来，无论是东方民族还是西方世界，都流传着许多鬼怪、悬疑、奇幻的恐怖故事。

在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神话传说、志怪小说、传奇故事，以及大量口耳相传的民间鬼故事等，这些作品想象大胆、情节奇特、描述生动。作为一种优秀文化的积淀，它们源远流长的历史反映了人类对未知领域积极探索的精神意愿，又从一个方面透露出人类内心的焦虑和恐惧。

近二百年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恐怖小说更是发展迅猛，产生了哥特式小说、超自然恐怖小说、现实恐怖小说、科学恐怖小说、社会恐怖小说、当代恐怖小说等。与此同时，也造就了查尔斯·布朗、爱伦·坡、纳撒尼尔·霍桑、安布罗斯·比尔斯、罗伯特·钱伯斯、理查德·马西森、斯蒂芬·金、彼得·斯特劳布等一批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家，他们高举恐怖小说的旗帜，走向一个又一个创作高峰。

不仅如此，在过去的岁月里，当恐怖小说因读者的喜爱而屡屡畅销时，自然也引起其他类型作家的关注和兴趣，他们也不时地借鉴、运用恐怖小说的手法来丰富自己的作品，他们的加盟无疑给恐怖小说又增添新的光彩。

为什么恐怖小说能有这样强的生命力呢？

读者的精神需求是决定一切的。作为人类天生就不乏追求刺激的欲望，而恐怖能够给人造成某种心理刺激。可以说，读者阅读恐怖就是在寻求一种刺激。这种阅读并非希望造成人们生理上的某种伤害，而是企求在心理上获得某种阅读的快乐。美国著名出版家斯

蒂芬·赞米亚诺维奇说：“优秀的恐怖小说对读者来说是一种精神的折磨，是那种微妙的、难以排解的、在生活中时隐时现的、甚至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感觉，人们常常不能逃避它那恶魔一样的纠缠。”读者需要的就是这种心理的折磨。面对激烈竞争的社会和重重压力的生活，人们往往产生一种求新、求奇、求变的愿望。许多恐怖小说把表现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未知的悬念魅力和骇人的恐怖心理紧密地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浓浓的、驱之不散的阅读气氛，以刺激、满足、抚慰那脆弱的心灵。实际上，读者感受恐怖寻求的是精神上的暂时解脱。恐怖小说往往描写复仇、凶杀、阴谋、非理性的行为，以揭示社会的黑暗和人性丑陋的一面，这对于那些与社会相区别的个体而言，在心理上或多或少地能满足怯懦而不平的心态。读者对恐怖的认同是有其心理依据的，人类对大自然和自身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面对复杂的世界，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比知道的东西多得多，当面对未知而心存恐惧的同时，人们更容易产生去了解它、认识它的心理冲动。读者于阅读中产生恐惧是一种欣赏、享受的精神体验过程，虚幻的感觉作用于心灵而并不伤及自身。所以读者恐怖着，也就快乐着。从人类接受心理学的角度说：文学可以描写恐怖，读者也离不开恐怖！

恐怖小说是一个多元化、多流向的体系。尽管在西方部分文论家的批评标准中，恐怖小说与那些主流文学相比地位似乎不高，但当文化的大众化和商业化成为西方社会不可逆转的显著特征时，恐怖小说和主流小说的对立已经逐步淡化。恐怖小说在社会环境的刺激和大众阅读口味的需求下，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这和恐怖小说作家创作观念的改变和写作模式的调整不无关系。如果说哥特式小说大都是以遥远的年代、神秘的古堡和偏僻的废墟为背景，描写复仇、绑架、强奸、凶杀等，以营造阴森恐怖的效果，那么在超自然恐怖小说中，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等在继承爱伦·坡、纳撒尼尔·霍桑写作传统的同时，又在作品中增加了“邪恶灵异”的超自然成分，丰富了恐怖小说的驰骋空间。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现实恐怖小说，作家理查德·马西森等则将恐怖故事放到了现代社

会的生活环境里，增加具有现实特征的内容，拉近了作品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感到恐怖就发生在身边。而以斯蒂芬·金为代表的社会恐怖小说更善于把传统恐怖小说的要素和现实生活相结合，一切现实发生的或者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可以为内容所用，作品积极关注民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通过渲染、营造恐怖环境和气氛，在看似平常的细节下挖掘惊人的恐怖，从而使读者产生紧张压抑、喘不过气来的阅读效果。为了增强故事的神秘、恐怖，早期的哥特式小说、超自然恐怖小说加入了人狼、吸血鬼、鬼怪、灵异等内容。当代的恐怖小说则摆脱这种固定模式，它们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出某种看不见、摸不着，能左右人们意志和改变生活的超自然神秘力量。未知是恐怖的起源。当人的一切被冥冥之中的超自然力量掌控而无法摆脱时，那种恐怖是无法言表的。在商业化的社会里，任何文学作品的生存和发展都应该适应经济规律的制约。当我们如痴如醉地沉溺于那些恐怖小说时，你会发现作家已经增添了别样的内容，我们的阅读天地更加丰富多彩。恐怖小说盛而不衰，是和它始终追随社会的变化和满足读者多样的需求分不开的。

恐怖小说除了以独特的恐怖感受吸引广大读者外，也存在着美学意义上的认知价值。任何文学作品的问世都和其培育的土壤有关。虽然相当一部分恐怖小说提供的环境、情节和人物具有荒诞、虚幻的特色，但是，它同样展现的是一种文化，一种观念，一种异化的历史。我们发现不论恐怖小说如何去制造、渲染恐惧感，其内核大多数诠释的还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的精神较量，读者感受到的依然是18世纪末以及19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理想观念等，以及由此引起的家族利益、个人欲望之间的差异和矛盾，这种对历史社会的认知感是我们时时可以触摸得到的。而一些作家如查尔斯·布朗、爱伦·坡、雪莉·杰克逊等在描写荒诞、离奇的恐怖场景时，努力寻找制造恐怖的缘由，他们描写那些具有心理阴暗特征的病态人，挖掘人类最隐秘的丑恶心理，揭示“心灵的邪恶比外部的危险更可怕”的思想观念。另外，在有的作品里，它告诉来自外界的恐怖是以人类

的自私、贪婪和失误造成的，人类社会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些方面对我们认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有序和谐社会，顺应自然规律都具有启迪意义。美国的恐怖小说作家斯蒂芬·金，以及日本的铃木光司、阿刀田高等，他们的描写范围更加广阔，作家不追求凶杀、暴力的血腥效果，而是精心营造出折磨心灵的、挥之不去的紧张感、压抑感和恐惧感。在他们精心的铺垫、渲染下，作品里的一条疯狗、一个梦境、一盒像带、一棵柳树、一个电话，甚至一条领带都具有极强的悬念力量，它们暗藏的杀气使人心灵震颤。作家在追求恐怖极致的同时，已赋予小说更丰富的社会内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使人们一方面充分享受物质文明的成果，一方面目睹眼花缭乱的社會而不适应，因此在内心产生莫名的焦虑和恐惧，即“世纪恐惧症”。这些内容自觉或不自觉地隐含在当代恐怖小说里，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

恐怖小说的诞生、发展和兴盛是人类智慧的体现，它给我们的精神享受是令人难忘的。曾有人断言：当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类精神充分自由的时候，读者关注恐怖的热情就会渐渐远去。

其实不然，尽管社会在不断进步和变化，但人类的精神世界是无限的。享受恐怖乐趣、追求恐怖快感，这是人类精神体验的一种经常化需求，其欣赏的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然而其追求的最终目的似乎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外国恐怖小说精选集》是一个精心编辑的短篇小说选本，它收集了英、美、法、德等国家的优秀作品，特别注意收选近几十年发表而获读者好评的恐怖小说，也收选了日本、韩国的部分代表作品，充分体现了世界恐怖小说整体的创作水准。我们拿起这本图书，翻开任何一篇小说都好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令人揪心的恐惧就会立刻扑面而来，它一直深入你的灵魂，啮噬你精神，给你的脑海留下火辣辣的烙印，以至于你掩卷之后，只要一想起，当初感受到的那种心灵紧缩、脊背发凉的恐怖感就会重新再现！

这就是本书的魅力所在，你还会犹豫吗？请勇敢地阅读恐怖吧！

目 录

- 瓦尔德马病例真相 爱伦·坡 (1)
- 莱吉亚 爱伦·坡 (12)
- 厄舍府的倒塌 爱伦·坡 (26)
- 黑 猫 爱伦·坡 (47)
- 罗杰·麦尔文的葬礼 霍桑 (56)
- 拉扎勒斯回来了 盖伊·恩多尔 (76)
- 海底的歌声 欧文斯 (98)
- 挂毯上的射手 刘易斯·斯彭斯 (117)
- 活 埋 约翰·高尔特 (124)
- 扬太太的产业 文森特·欧沙利文 (128)
- 走出黑夜 H·华纳·曼 (135)
- 门廊外 E·F·本森 (141)
- 死者的报复 S·福勒斯特 (149)
- 电 梯 加里·基尔沃思 (155)
- 远去的仙乐 玛丽·E·威尔金斯·福里曼 (161)
- 獭 露西·泰勒 (169)

捉鬼记·····	菲茨—詹姆士·奥布兰恩	(176)
脚·····	马克·钱宁	(187)
地窖里的东西·····	戴维·H·凯勒	(195)
家里的小屋·····	奥古斯特·德莱思	(202)
顶层之上的房间·····	休·B·凯夫	(212)
恐怖的黑水池·····	亨利·特里特·斯佩里	(220)
来自冥冥之外·····	H·D·埃弗雷特	(228)
未走的女房客·····	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	(237)
惊魂过山车·····	斯蒂芬·金	(247)
信·····	苏珊·米尔诺·格雷厄姆	(288)
秘 密·····	梅兰尼·特姆	(296)
萨加斯塔的最后产品·····	卡尔·雅各比	(305)
脚步声·····	埃米亚斯·诺斯科特	(314)
荒原传奇·····	埃尔加	(321)
手·····	莫泊桑	(343)
普普儿·····	亨利·特罗亚	(350)
黑桃皇后·····	普希金	(358)
神奇的迷雾·····	约翰·查理·邓特	(384)

瓦尔德马病例真相

〔美〕爱伦·坡

瓦尔德马那奇特的病例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议论，我当然不会假装认为这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没有引起人们的议论，它反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所有有关方面都希望不要向外界公开此事，至少在目前不要公开，或者等我们有机会做进一步的调查时再公开也不迟——由于我们的尽心尽力，此事外界根本不知情——然而一种经过篡改或加以夸大的说法在社会上不胫而走，结果形成了许多令人不快的颠倒黑白的传闻，当然也很自然地引起了大量的怀疑。

现在有必要由我说出事情的真相——就我自己了解的真相而言。简单说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近三年来，我的注意力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吸引到催眠术这一学科领域中。而大约9个月前，我猛然一下子想到，在那之前已经进行过的一系列实验中，有一个非常明显而又极其难以理解的疏忽：——在那之前一直没有对任何病得快要死了的人施行过催眠。它可以让我们弄清下列问题：首先，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对催眠的影响是否还存在任何感受性；其次，如果存在的话，这种感受性是否会因这种情况而减弱或加强；第三，这种催眠过程在什么程度上，或者说用多长时间可以阻止死神的进犯。还需要弄

清楚另外一些问题，但上述几点最能激起我的好奇心——而从结果的那种极其重要的特征来看，最后一点尤其让我好奇。

我在考虑某个可供我检验上述几点情况的实验目标时，我终于想到了我的朋友欧内斯特·瓦尔德马先生，那位《藏书论坛》的著名编辑家，也是《华伦斯坦》和《巨人传》的波兰文版的译者（署名为伊萨卡·马克斯）。自1839年以来，瓦尔德马先生主要居住在纽约市的哈莱姆区，他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或者曾经是）身材极其瘦小——他的下肢与约翰·伦道夫^①的非常相似；而且，因为他那白白的颊须和黑黑的头发反差非常强烈，因而常常被人误认为他戴的是一头假发。他是个非常神经质的人，这样他就成了一个接受催眠实验的理想人选。曾经有两三回，我没怎么费力就让他进入了睡眠状态，但其他结果却令我失望；而那些结果可是我根据他那特殊的体质自然而然预料出来的。他的意志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明确地，或者说绝对地置于我的控制之下，而至于超人的洞察力，我的催眠实验未能在他身上产生一点可资信赖的东西。我往往将我在这些方面的失败归因于他健康状况的失调。在我结识他的几个月之前，他的医生曾宣布他患了难以治愈的肺结核病。实际上，心平气和地谈论他快要到来的死亡，对他来说早已经是家常便饭，就好像是在谈论一件既无须回避又无须遗憾的事情。

当我产生了上文所提及的那几点看法时，我想到瓦尔德马先生当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我非常清楚这个人他生性达观，因此不用担心他会有什么顾虑；而且他在美国一个亲戚也没有，不可能有人出来搅事。我向他坦率地谈到这个问题；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兴趣好像被大大激发起来了。我说让我吃惊，是因为尽管他过

^① 约翰·伦道夫（1773—1833），美国政治领袖，曾任美国参议员，与杰弗逊总统处于同一时代，极富辩论才华。

去一直同意将自己的身体交给我做实验，但他对我所进行的工作从来没有给予过任何赞同的迹象。他的病是那种医生有可能准确计算出其死亡日期的病。最后我们俩做了这样的安排：在医生宣布他的死亡时刻到来之前，他应该提前 24 小时通知我。

自从我收到瓦尔德马先生亲自写来的这张便条以后，到现在已经过了 7 个月了。便条上写的是：

我亲爱的 P：

你最好现在就来。D——和 F——一致认为我无法坚持到明晚半夜；我觉得他们对时间估计得比较准确。

——瓦尔德马

那张便条写好之后半小时我就收到了，而我在 15 分钟之后就已经到了那位即将死亡者的卧室。我有 10 天没见他的面了，看到他在这短短的 10 天内所发生的可怕变化，我真是惊愕不已。他的面容呈铅灰色，眼睛里没有一点光彩，脸上消瘦得好像连皮肤都要被颧骨刺穿。他咳出的痰特别多，脉搏几乎感觉不到了。然而他却惊人地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一些体力。他说起话来非常清楚——服用一些缓解药的时候也不需要人帮忙——而且，当我进屋的时候，他正忙着在笔记本上记备忘录呢！他的身体用枕头支垫着半靠在床上。D——和 F——两位医生在他床边陪着。

与瓦尔德马紧紧握过手之后，我把那两位医生请到一旁，从他们那里得知了病人的详细情况。他的左肺处于半骨质或软骨质状态已有 18 个月之久，当然也就根本无法在身体机能中发挥作用了。而右肺的上半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骨化，也已经部分骨化了，而它的下半部分也仅仅是一团彼此包容的化了脓的结核节。还有好几处出现了大片大片的穿孔现象；有一处还发生了与肋骨永久性粘连的情况。右肺叶的这些病症相对而言出现得比较晚。

它的骨化过程以一种异常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着；一个月前还没有发现任何骨化的征兆，而粘连现象则只是在前三天才被观察到。病人不但患有肺结核，而且还被怀疑患有主动脉瘤；但在这一点上，那种骨化症状却使医生不可能准确地诊断出病人是否真的患有主动脉瘤。两位医生得出的意见是：瓦尔德马先生将在次日（星期天）的午夜左右死去。而他们是在星期六晚上7点说这番话的。

D——和F——两位医生在离开病人床边来与我交谈时，已经向他做了最后的告别。他们的意思是不再上门了；但是在我的请求下，他们同意到第二天晚上10点钟左右再过来看看。

等他们走了以后，我毫无顾忌地跟瓦尔德马谈起了他即将到来的死亡问题，还特别谈到了我计划做的那个实验。他仍然表示非常愿意甚至急切希望对他的身体进行实验，并敦促我马上开始做。当时在他身边陪伴的只有一个男护士和一个女护士；但我觉得，因为当时没有碰上比他们更可靠的证人，所以我绝对不能随随便便进行一项这种性质的工作，免得出事故没人出来作证。所以我将催眠实验推迟到第二天晚上8点左右进行，当时身边还有一名医科大学生，此人我多少还认识（他叫西奥多·L·I），他的到来真把我给解放了，使我不再手忙脚乱。我本来是计划等那两位医生来了之后再开始做，但情况特殊，我只好马上进行，一种原因是瓦尔德马的迫切请求，另一种原因是病人显然快要死了，我确信自己一分钟也不能等了。

L·I先生是个很不错的学生，我要求他把实验中所发生的一切情况都记录下来，他痛快地答应了；而我现在不得不披露的真实情况正是来自于他的实验记录，其中绝大部分或者是记录的提要，或者是逐字逐句照抄的。

8点差5分左右，我按着病人的一只手，请他尽可能清楚地对L·I先生说，他（瓦尔德马先生）是否十分愿意在当时那种

身体状况下让我对他施行催眠术。

他的回答声很微弱，但仍然能听得清楚，“是的，我愿意接受催眠”——他马上又补充道，“我只怕你已经拖得太久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便开始做了几个我早就已经发现在他身上最为有效的催眠动作，当我侧着手掌第一次抚摸他的前额时，他就明显地受到了影响；但是，直到10点过几分D——和F——两位医生按约定时间到来为止，尽管我竭尽全力，但仍然无法产生更好的效果。我向他们简单地说明了我的打算，他们听了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并说病人已经处在死亡的极度痛苦之中，既然如此，我还犹豫什么呢，于是继续往下做——然而我现在不再侧着手掌抚摸了，而是改为向下施压的动作，同时我的目光全部投到病人的右眼上。

此时他的脉搏微弱得几乎感觉不到了，他呼吸时打着呼噜，但每隔半分钟才呼吸一次。

在几乎15分钟的时间里，这种情形没有任何变化。然而15分钟之后，从这个即将死亡者的胸膛里发出一种虽然极其深沉但仍然很自然的叹息，紧接着那种打着呼噜的呼吸停止了——这就是说，他的呼噜声不再明显；而呼吸的间隔并没有减少。病人的手脚冰凉。

11点差5分时，我觉察到催眠的影响已经有了明显迹象。那双完全失去光彩的眼睛转动着，这就变成了那种忐忑不安的内心审视的表情，这种表情，除非在催眠状态下才能够见到，而且根本不可能弄错。我侧着手掌做了几个快速的动作，结果使他的眼睑微微抖动了一下，就像人们刚入睡时那样，然后我又用几个快速动作使它们完全合拢。不过，我对此还不满足，而是干劲十足地继续运用这种操作手法，将我的意志发挥得淋漓尽致，直到这个被催眠者的四肢从事先被摆成的一个看上去非常舒服的姿势变成完全僵硬的样子。他的腿完全伸直了；手臂几乎也是这样摆

开在床上，与腰身保持着适度的距离。脑袋被稍稍抬起。

当我完成了这项工作时，早已是午夜了，我请求两位医生检查一下瓦尔德马的情况。经过一番测试，他们承认他处于一种完美得极不寻常的催眠迷睡状态。这大大激起了两位医生的好奇心。D——医生当即决定留下来整夜陪伴病人，而F——医生在离开时许诺天亮时再来。L·I先生和护士们都留下来没走。

我们一直没有让瓦尔德马先生受到一点干扰，那种绝对安静的氛围一直保持到凌晨3点我走到他身边为止，当时我发现他仍处于F——医生离开时的那种状态——也就是说，他还是以同样的姿势躺着；脉搏微弱得感觉不到；呼吸轻微（几乎不明显，除非把镜子放到他嘴边试一下）；双眼非常自然地闭着；四肢像大理石一样僵硬、冰凉。不过，他的整个外观根本不像死亡的那种模样。

当我走近瓦尔德马身边时，我做了一点点尝试，我伸出右臂在他身体上方轻轻地划过来划过去，希望能对他施加影响，使他的右臂也随着我一起划动。我以前在这个病人身上进行过这样的实验，但从来没有圆满成功过。而现在，毫无疑问，我几乎就没有那种要成功的念头；但使我惊奇的是，他的手臂尽管虚弱无力，但却心甘情愿地随着我的右臂所指引的每一个方向摆动。我决定碰碰运气，看能不能跟他说说话。

“瓦尔德马先生，”我说，“你睡着了吗？”他没有应答，但我觉察到他的嘴唇抖动了一下，于是我便反复问他这个问题。当我问到第三遍的时候，他的整个身躯因一次极其轻微的颤抖而摇动了一下；眼睑微微张开一条缝，让人看到了白眼球；嘴唇缓慢地动着，从中发出一些好不容易才能听清的低声细语：

“对……现在睡着了。别叫醒我……就让我这样死去吧！”

我摸了摸他的四肢，发现它们还是跟先前一样僵硬，右臂也像刚才一样随着我的手所指示的方向动着。我再一次向这个被催

眠者发问：

“瓦尔德马先生，你还觉得胸口疼吗？”

这次简直是问完即答，不过比刚才更难听清：

“不疼……我要死了。”

我觉得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再接着把他折腾一番实在不可取，所以在F——医生到来之前我没再说什么，也没再做什么。F——医生是在日出前不久到的，他发现病人还活着，那种表情别提有多惊奇了。他摸了摸病人的脉搏，还用镜子试了试病人的呼吸，然后要求我再跟这个被催眠者说说话。我照他的话做了，我问道：

“瓦尔德马先生，你还在睡吗？”

跟原先一样，都是过了几分钟才听到应答；这个即将死去的人似乎要趁这个间隔聚集自己的能量来说话。当我第四次重复我的问话时，他用一种极其微弱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对……还在睡……正在死呢。”

此时两名医生的看法是，或者更确切地说的愿望是，应当允许瓦尔德马先生在目前这种明显的平静状态中不受一点干扰，直到死亡伴随着平静状态产生——而这种死亡，在场的人都一致认为绝对会在几分钟之内发生。可我还是决定再跟他说一次话，而且内容仅仅是重复我先前的问题。

当我讲话时，这位被催眠者的表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眼睛转动着慢慢睁开，瞳孔向上翻着翻着就消失了；整个皮肤呈现出死灰色，与其说像是羊皮纸不如说像是白纸；原先明显存在于两边脸颊中间的那些圆形的潮红斑点，此时突然一下子熄灭了。我之所以这样表达，是因为潮红斑点消失得突然让我想到的只是蜡烛被一口气吹灭的情形。与此同时，他的上嘴唇扭曲，使牙齿裸露着，而原先可是完全能盖住牙齿的；他的下颌随着一声听得很清楚的扭动声而下落，使得嘴唇大大张开，完全露出那发肿变黑

的舌头。我敢说当时在场的这群人中，没有谁不习惯于临终时的恐怖情形的，但瓦尔德马先生此时此刻的表情有着一种超乎想像的恐怖，吓得我们直往后退，不敢靠近病床。

现在我感到自己已经讲到了我所叙述的一个关键部分，这一部分将使每个读者惊奇不已，惊奇得让他们简直难以相信。不过，我的职责只是继续讲下去。

瓦尔德马先生身上再也找不出一点儿生命的征兆；由于断定他已经死亡，我们正准备把他交给护士们去处理，就在这个时候，只见他的舌头出现了猛烈颤动的情况。这种颤动可能持续了一分钟。一分钟之后，从那肿胀的、静止不动的上下腭之间发出一种噪音——这种声音，只有我疯狂的时候才会想着去描述它。而实际上只有三两个表示性质的形容词才会被认为多多少少适用于它；比如，我可以这样说，那种声音是沙哑的、衰弱的、空洞的；然而其整体上的恐怖却无法形容，理由很简单，就是从来还没有类似的声音传到过人们的耳朵里。不过，我当时认为，而且现在也仍然认为，有两个特点可以完全被确定为语调的特征——同样也适于传达其超自然特性的某种观念。第一，那种噪音在我们听来——至少在我听来——似乎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或是从地下的某个深洞传来的。第二，那种噪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实际上我恐怕都不可能使我自己弄清楚），它就像一种胶状的或者粘质的东西传递到触觉上。

我现在一直既说“声音”又说“噪音”。我的意思是说，那种声音是一种可以非常清楚地划分出音节的声音——而且清楚得令人感到惊奇，令人浑身颤抖。瓦尔德马的确在说话——显然是在回答我几分钟之前对他提出的那个问题。大概还记得吧，我曾经问他是否还在睡。他现在说：

“对……不……我曾经一直在睡……可现在……现在……我死了。”

听到以这种方式说出并且与我们的猜测极其吻合的只言片语，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甚至会去否认或着想抑制这只言片语所具有的那种无法形容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L·I先生（那名医科大学生）当场晕倒。护士们马上逃离了那间卧室，而且怎么说也不肯回来。而我自己当时的心情如何，在这里，我可不敢谎称能让读者体会得到。因为将近有一个小时，我们一直干得很投入，默默地——谁也没说一句话——正在尽力抢救L·I先生。等他苏醒过来后，我们又开始仔细观察瓦尔德马先生的情况。

此时他的身体在各方面都与我最最后一次所描述的情况一样，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用镜子也再也无法证明他是否还在呼吸。我们尝试着从他手臂上抽血，但没有成功。我还应该说，他的右臂也不再受我的意愿支配。我尽力想让它随我的手所指引的方向动一动，但终归徒然。实际上，当时受催眠影响而出现的真正迹象就只有一种了，那就是无论我什么时候向他提问题，我就会发现他的舌头在动。他似乎是尽力想作答，但已不再有足够的意志力。对于由别的什么人而不是由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似乎完全没有感觉——虽然我尽力想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与他建立催眠状态中的感觉交融关系。如果要了解他当时被催眠之后的状态，我认为我现在已经将所需要的全部情况和盘托出了。后来又请来了其他护士前来照料；10点钟的时候，我和两名医生及L·I先生一道离开了那座房子。

到了下午，我们大家再次去看望病人。他的情况跟原先一样，根本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当时对于唤醒他是否妥当和可行还进行了一些讨论；不过我们几乎没怎么费口舌就一致认为，那样做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很显然，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死亡（或者通常所说的死亡）已被催眠过程所遏制。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事情似乎非常清楚，唤醒瓦尔德马先生只能使他立即死亡，或者